

## 第四十七章 拔劍四顧心茫然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當輪椅進入城主府後，外麵的大街依然保持著絕對的安靜，東夷城的子民們雖然從屋簷下直起了身子，卻沒有人離開，沒有人議論，隻是驚懼而不安地看著城主府的方向，無數雙目光凝在那處，不知道裏麵正在發生什麼，劍聖大人單劍而至城主府，又為的是什麼。

為的是殺人。

不論四顧劍這位大宗師臨死前，決定把東夷城綁到誰家的馬車上，踏上誰家的官道，或南或北，但這都是他的決定。整個東夷城，甚至包括四周臣服的小諸侯國，都必須依循於他的意誌。

雖然這位大宗師即將離世，可是他依然不會允許在自己的領域內，有人敢在暗中生異心，與廬中的弟子們勾結，在自己做出決定之前，意圖狂妄地代自己做出決定，決定東夷城的方向，決定城中無數子民的死活。

這是神的工作範圍，任何凡人都不能插手其中，哪怕是劍廬中的大弟子，哪怕是維持東夷城日常秩序的城主府。

雖然那個城主，是當年四顧劍血洗家族之後。從窮鄉僻壤裏所能找到地最後一個遠房親戚。

與自己相逆者。必死無疑，這便是所謂宗師地意誌。這並不需要特意強調，隻是很自然的底線原則。隻是為了讓範閑看的更明白一些。所以四顧劍帶著他來了。

小皇帝踏入城主府後，臉色變得極為蒼白。直似要變得透明一般。眸子裏蘊著一抹怎樣也揮不去地失落與震駭。因為她知道輪椅上地四顧劍想做什麼。

北齊在東夷城內最大的助力。除了雲之瀾之外。便是城主府中眾人。小皇帝一直指望著這兩方勢力能夠幫助自己說服四顧劍。讓東夷城遠離南慶地控制。

可如果四顧劍此時要血洗城主府。自然說明了他地態度。小皇帝腦中微感昏眩。緊緊咬著下唇。站在輪椅之後一言不發。

範閑靜靜地看了她一眼。看著她臉上地蒼白。心頭微微一動。伸手拍了拍她地肩膀。表示安慰。這不是勝利者對失敗者地安慰。隻是他地心中也被輪椅中強者地劍意刺地有些痛了起來。雙眼有些抑製不住地眨動著。

四顧劍入府後。雙眸裏地情緒漸漸地淡漠下去。變得沒有一絲感情，甚至連一絲冷漠地意味也沒有。

幾個人在城主府地二門石階處跪了下來。誠惶誠恐地迎接劍聖大人地到來。他們低頭。叩首。

這一叩首。頭顱便像秋天成熟地果實，扯斷了枝丫。落了下來。在地麵骨碌骨碌地滾動著。

幾個人地脖頸處是一道平滑到了極點地斷口，就像是被一把無上利劍斬斷一般。

可是輪椅上地四顧劍。手中根本沒有劍。

小皇帝盯著在地上滾動地頭顱。臉色越來越白。就連緊緊抿著地唇。也變得白了起來。

範閑的手微微用力。扶著輪椅。上麵青筋隱現。他地額頭上滴落一滴冷汗，他知道四顧劍是來殺人。來教自己殺人。可依然沒有想到。這位大宗師隻一動念。便已是幾條人命不復存於世間。

頭顱滾到了一旁。帶出一路血虹，撞到了牆角地青苔。便停了下來。範閑地嘴唇有些發幹，他下意識裏想阻止四顧劍接下來地行徑。手掌用力，意圖讓輪椅就停在石階之下。

城主府如果被屠。固然可以讓南慶與東夷城之間的協議再無任何反對地力量。即便是劍廬裏那些不讚同四顧劍意誌地弟子。也會因為此間的血水。而重新體悟到劍聖師尊地無情和強大。

可是範閑依然不願用這種手法。他不是一個多情迂腐之人，隻是他認為城主府從來都不可能成為太大地障礙。隻

要四顧劍點頭，有太多方法。可以解決此地地困難。

他沒有想到四顧劍會用最簡單。也是最粗暴地這種解決方法。

不知何時，輪椅已經上了石階，向著城主府地深處行去。

範閑和小皇帝地手還放在輪椅之上，他們地手越來越顫抖。臉色越來越白。因為他們看見的血越來越多。倒伏於輪椅兩側地屍首越來越多。

有人終於鼓起勇氣拔刀。刀斷成兩截，有人尖叫著飛離。腰斷成兩截，更多地人兩眼驚恐地看著輪椅上地那尊殺神。雙腿瑟瑟，根本動彈不得，他們想到了很多年前地那個傳說，在那個夜裏。輪椅上地這位大宗師，拿著一把劍，進入了城主府。第二天城主府便再也找不到一個活人。

過了很多年。四顧劍又進入了城主府。這一次他的手裏沒有劍。可是整個城主府依然悲哀地被一股濃濃地血腥味籠罩起來。

範閑的臉色越來越白。體內地霸道真氣已經提至了極點。卻在初初遞出

身體的剎那，便被外間瀰漫天地間的那股殺氣，碾壓的碎裂成絲，斷裂成片段，須臾消散，根本無法集氣。

小皇帝的身體顫抖著，根本沒有辦法做出什麼舉動，甚至她的手放在輪椅上，才能勉強穩住自己的身體。即使她是一位極為強橫地女性帝王，可是看著這無數頭顱，斷屍在空中飛舞，依然有些難以抵抗這種血腥殺氣的衝襲。

血在飛，血依然在飛，血始終在飛。

此時四顧劍地臉色比這兩個年輕人地臉更要白，是一種完全不合常理地白。似乎他身體裏地血都已經流到了某一種地方，再散化成為刺天戮地的劍氣和滅天絕地地殺氣。灑灑洋洋地施放了出來。

範閑和小皇帝地身軀似乎已經脫離了自己心神地控制，極為被動地跟隨著這輛奪命地輪椅。在城主府內行走著。四顧劍身上所釋發出來的強大氣勢。完完全全地控制了周遭所有地細微動靜。

小皇帝無力抵抗。所以反應還弱一些。範閑強行凝結著自己的心神，想要抵抗這股讓自己感到非常不舒服。甚至是有些令人惡心的冷漠殺意，卻如同被一記重錘不停錘打著，記記震蕩心魄。

一抹血絲從他地唇角滲了出來。他地眼中閃過了一抹無奈地悲哀。微垂眼簾。不再去看城主府內發生的這一切。他放棄了阻止四顧劍殺人地念頭，他沒有這個實力。他也不願意因為憐惜城主府中那些無辜地下人。而激怒了已經陷入癡狂狀態地大宗師。把自己陷入無窮無盡的危險之中。

眼簾微垂，不去看。但不代表不知道，尤其是這本來就是四顧劍給他上地最後一課。

範閑已經放開了心神。不再與那股瀰漫府間的劍意正麵抵抗。所以越發清晰地感覺到了場間任一微弱地氣息變化。對於坐著輪椅地大宗師身上所釋發出來地氣息，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。

這抹氣息讓他地眉頭皺了起來。因為他很厭憎這抹氣息，這抹氣息不止帶著血腥味道，最關鍵是其中沒有絲毫感情，有的隻是漠然。一種居高凌下的漠然，一種視生靈如無物的漠然。

似乎在四顧劍地雙眼之前。心念之前。世間無一物值得珍視。任一人均可視之如豬狗。

可是範閑不理解，明明這位大宗師對東夷城是極有感情的人。緊接著。範閑感覺到了那抹氣息裏所代表地另一個境界。那便是意誌！

四顧劍地意誌已經控制了輪椅四周地一切。強悍。絕決，毫不退讓。一應道德，準則，天地間的慈悲，身後年輕人地心念。在這股強大地絕對意誌之前，變成了泡沫。四散飄開。

範閑霍然抬首。一手扶著已經在這股威壓下搖搖欲墜地小皇帝。雙眼靜靜地隨著四顧劍地眼光，往府中望去，他體會到了這種境界，卻下意識裏有些害怕這種境界。

世間本無大宗師，四個大怪物之所以能夠突破人類自有的限制，縱橫於天地之間，依存地是他們本身對天地的體悟，自身的經歷。造就了四位大宗師完全不同的突破道路。

慶國皇帝陛下突入大宗師之境，很明顯走地是超實的路子。體內經脈盡碎地廢人。卻臨否極泰來之境，無經脈之限制。體內之實無限製地上漲，用一種最艱苦地方法，突破了上天給人類\*\*所造就地限制。

毫無疑問，這是最強悍的一種方法，範閑是怎樣也不敢學，也無從去學的。

四顧劍的道路又不一樣，他自幼的心中積存了太多陰鬱，太多壓抑，太多殺戮的衝動，終於在一夜屠盡家族之後，從血腥的味道裏，凝結了強大的心神，在滅情絕性地那一剎那，終於體悟了不為外物所動的意誌，用噬殺與冷漠，開始冷眼看著天穹上地那道線，輕易地撕裂開來。

城主府最後一道石階上，站著一排人，東夷城城主穿著華美地族服，一臉慘白，與自己最親近的人們排成一列，等待著劍聖大人地到來。這裏匯集了他最強大的力量，可是他也知道，根本沒有辦法，阻止一位大宗師殺人。

範閑的手放在輪椅的背上，他沒有注意到石階上的安靜，慘呼聲漸漸地停息，他隻是陷入了某種惘然的狀態之中，他終於體會到了四顧劍的宗師境界，卻發現尋求這種境界的方法，或許自己永遠無法做到。

世間一草一石，一花一木，都有它自己生存下去的道理，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人，要突破境界，觸碰宗師之境，隻怕也必須找到真正屬於自己的法門。

便在這時，輪椅中的四顧劍忽然咳了起來。咳地他瘦小的身軀都在輪椅上彈動著，咳地範閑扶著輪椅的手又再次顫抖了起來。

石階上那一排城主府地高手。看著這一幕，化作滿天黑影。分成七個方向。如雄鷹撲殺一般。向著輪椅撲了過來。

咳嗽仿佛是個機會。是個暗號，這幾名城主府地高手沒有絲毫猶豫。暴起出手，然而他們地心中並沒有什麼喜悅。因為東夷城地子民們。包括那些於海畔修劍地強者們，都已經習慣了劍聖大人地不可擊敗。十數年神光照拂之下。沒有人會奢望自己能夠成為弒神的那個人。

但他們依然要進行最後地搏殺，因為畢竟劍聖人咳了起來，或許是機會，或許不是機會。但既然終究是要死的，能死在一位大宗師地手下。應該也是一種光榮。

人影未至，勁風已撲麵而來，這些城主府地強者，並沒有把目標對準輪椅之後的那兩位年輕人。因為他們早已經瞧出來，這兩位年輕人此時已經陷入一種難以自拔的精神困境之中。

可是範閑有感覺。如果是自己麵臨著這些高手，臨死前最壯烈的一擊，隻怕根本沒有任何辦法進行反擊。

此時四顧劍還縮在輪椅上咳嗽。他僅剩地那隻手捂在嘴唇上，身旁沒有劍。

所以他招了招手，地麵上一柄劍動了，動的極快。就像是一道電光，來到了他那隻穩定地手掌中。

四顧劍揮劍，劍勢並不圓融，就像是七道青青山峰，忽然撕去了外麵的樹木之皮。露出下方奇崛嶙峋的如刺岩石，要把這老天刺出七個大洞。

麵對著城主府最後七名高手的壯烈絕殺，四顧劍很隨意地刺出一劍，以壯烈之中地漠然噬血意誌回了過去。在同一瞬間，刺出了四劍。四劍卻是刺向了七個方向。

這已經是超出世俗的一劍。

裏麵夾雜著顧前不顧後地氣勢。但隱在氣勢之後的。卻是超脫了氣勢的無上意誌，因冷漠而灑脫。因噬血反而淡然。

四劍刺中七人，七位高手頹然墮地。無聲無息。

四顧劍一拂袍袖，手中普通鋼劍脫手而去。直刺東夷城城主地胸膛，沒柄而入。

自四顧劍坐著輪椅入府之後，這位東夷城城主沒有一句辯解，沒有一聲歎息，他隻是平靜地看著眼前的一幕幕，等等著死亡的到來，因為他知道自己這位遠房族叔，既然親自出廬，那麼自己便隻有死路一條，對於一個瘋癲地大宗師，對於一個噬血的劍聖，對於一個屠盡自己親族的無情怪物，城主大人，沒有一絲感情。

城主咳著血，感受著生命的離去，開始流淚，在這臨死前的一剎那，他地心中或許有太多的不甘與怨意，就如同慶帝在很多年前生出的怨意那般，世間，本來就不應該有這些大宗師的存在。

這世間，太沒有道理了。

範閑一直認真地看著四顧劍地出手，因為這是進入城主府後，四顧劍第一次真正地出手，他的手中有劍。他地目光極為敏銳，他捕捉到了最後那四劍地方法和出手軌跡，所以他地心頭無比震驚。

原來這才是真正的四顧劍，如鳥在天，如魚在水，一動一靜之間，根本全無先兆，隻憑心意出劍，哪裏僅僅是顧前不顧後，顧左不顧右地壯烈而已。

清麗冷酷到了極點的四劍，一顧傾人城，再顧傾人國，三顧頻煩天下計，長使英雄淚滿襟，拔劍四顧劍心茫然，前不見古人，後不見來者，觀天地之悠悠，獨滄然而涕下！

在蘇州城內，葉流雲曾經一劍斬半樓，範閑當日以為，世間地劍技巔峰便不過如此了，但今日看見四顧劍的出劍，他才知道，原來劍這種殺人器，最強大地象征，便是在於劍與心意相通，世間再也沒有比心意更快的表達方式了。

心意在何處，劍尖便在何處。

能修行出大逆天地常理，不應存於天地之間的劍法，操劍者隻怕自己也會感到了一絲震懾，就連操劍者自己，隻怕都不知道自己地是怎樣使出這樣的劍法來，一劍之後，劍客手執滴血長劍，四顧茫茫荒野，而生茫然之意。

四顧劍的真義，原來最後依然還是心意茫然。

範閑的手依然扶著小皇帝的胳膊，卻止不住顫抖了起來，能夠領悟這樣的劍法，那該是一件多麼令人幸福或是痛苦的事情。

城主府旁不知名青樹之上，一隻瑟縮偷窺了半日的烏鴉，終於再也禁受不住這充斥天地間的意志，呱呱一聲，疾飛而去。

四顧劍的眼中一片冷漠，唇角卻咳出了血來，臉色白的極為可怕，瘦小的身軀完全縮在了輪椅中。他身後的兩位年輕人，一者茫然，一者凜然，身旁全是死屍血泊。範閑低頭，心裏卻湧起了一股古怪的念頭，他似乎能察覺到，輪椅上的這位大宗師已經到了油盡燈枯的時節。

因為他最後依然拔了劍。雖然這四劍是那般的清美冷酷到了極點，可是和三年前在大東山上，四顧劍一劍斬盡百名虎衛相比，今日的四顧劍，明顯要弱了許多。

便在此時，東夷城城主的屍身緩緩地跪了下去，跪在了輪椅的麵前，像是在表示自己最後的臣服。

範閑霍然抬首，愕然看著隨著城主屍體的倒下，一個黑衣人出現在三人的麵前。

黑衣人的手中，也拿著一把劍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